

孤儿传奇

（作者）

（译者）

（出版）

孤 儿 传 奇

刘 梦 贤 著

海燕出版社出版

河南周口市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375印张 270千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.—8,800册

ISBN 7-5350-0139-4

I·44 定价: 2.50元

目 录

引 子.....	(1)
一 鸿台庙学艺.....	(4)
二 血，喝下去.....	(17)
三 漂泊异乡.....	(27)
四 被迫做贼.....	(41)
五 虎口余生.....	(56)
六 不打不相识.....	(76)
七 血洒关帝庙.....	(86)
八 苦海无边.....	(99)
九 巧救妙龄女.....	(107)
一〇 少女的迷恋.....	(116)
一一 捉弄老板娘.....	(127)
一二 凶险见冤家.....	(140)
一三 惩罚恶棍.....	(150)
一四 除尽人间不平事.....	(161)
一五 血洗龙弯.....	(177)
一六 两肋插刀.....	(192)
一七 血的教训.....	(203)
一八 暴风雨之夜.....	(215)
一九 舍命陪君子.....	(228)

二〇	死里再托生.....	(242)
二一	爆炸。大爆炸.....	(253)
二二	大闹田河镇.....	(269)
二三	惨痛的往事.....	(286)
二四	夜闯城防司令部.....	(301)
二五	秘密行动.....	(314)
二六	引“虎”三岔口.....	(328)
二七	这里静悄悄.....	(342)
二八	陷敌马蜂阵.....	(355)
二九	单枪震土匪.....	(363)
三〇	决斗.....	(372)

引 子

一九四七年秋。

嗡嗡——嗡嗡……

一阵低沉的声音使人们惊恐地抬起了头。黄茫茫的天际漂浮着几个蝇子似的黑点。黑点越来越大。

“飞机来了！”不知谁喊了一句。村里、路上象炸开了锅。哭声、喊声、闹声，乱作一团。路上行人惊慌逃跑。一场灾难就要降临了。

村前的小河边，一匹狂奔的战马迎面而来。马蹄发出急促、清脆、节奏强烈的哒哒声。马背上伏着一位十六、七岁的后生，名叫程晓灵。他身背一把大刀，刀把上的红绸迎风飞舞。紧身的宽带把腰箍得紧紧的。二八盒子插在前面，好不威风啊！他那未脱尽孩子气的脸上，闪烁着刚毅、果断、机警的神色。两道飞扬的浓眉使他那滚圆的大眼增加了几分威严。只是这种威严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符，令人感到可笑。

红鬃烈马撒开四蹄，给后边留下一条烟笼。

河水拦住了去路。河虽不宽，但水流湍急。战马仰着头，前蹄刨着地，吹吹直叫，马尾在空中来回摆动。晓灵看看天上老鸦似的飞机，又看看河水。双眉一拧，两腿一夹，猛抖马缰，战马往后一坐，长嘶一声，腾空而起。“嗖嗖！”带起一阵长风，飞跨小河，落在对岸，溅得泥水飞溅。晓灵紧贴

马背，抓住马鬃，轻捷自如，如履平地。战马张开四蹄，风驰电掣地冲进村庄。

这时，飞机已压在了头顶，低空盘旋，震得耳膜发麻。一架飞机刚过，另一架又冲了过来。斜棱着翅膀，一圈又一圈。一会冲向高空，一会低空掠过。机身几乎扫住山脊，风声摇得树梢呼呼发响。飞驰的战马突然前蹄竖起，立地长嘶，惊得无法前进。这时，飞机前边火光一闪，吐出一道火舌：

“哒哒哒……”紧接着屁股后又甩出了黑糊糊的东西，落在村子里。火光一闪，烟柱团团，房倒屋塌，树木折断，烈火熊熊。没有经验的老乡，满街乱跑，有的牵着牛，赶着猪，有的拉着羊抱着鸡，拥挤在小巷里。

一位年轻的媳妇抱着孩子倒下了。一位老太婆被炸伤。晓灵和战马被吞没了。浓烟略散，晓灵从地上爬起来，看看惨死的群众，咬着牙骂道：“狗娘养的，欺人太甚，你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！”骂完，拍马而起，掏出手枪，对着低旋的飞机就是一梭子。敌机掉转机头，向晓灵扑去。

“哒哒哒！”子弹落在晓灵的战马左右，落在地上象雨点砸在干土面上，突突冒烟。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红绸子。晓灵热血直涌，“嗖”地抽出大刀片，迎着低旋的飞机冲了过去，高声骂道：“你们这些婊子养的，有种的，下来，给老子斗几十回合。”

“危险！！”喊声是从小树林子里传过来的，急促中带着嘶哑，嗓子又象女音。话音没落，炸弹爆炸了，浓烟又淹没了一切。

晓灵被埋在泥土里，身子被战马庞大的身躯护着。两耳什么也听不见了。只觉得自己被人往外拖，他抹掉头上脸上

的土，一看，面前站着两个女兵。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，冒冒失失，乱弹琴。”一个女兵一本正经地训道。另一女兵见了这个“土地爷”，忍不住笑了。

晓灵没被飞机吓住，反被这个女兵“熊”得有点紧张。他只见那女兵长着一双深潭似的大眼，弯弯的眉毛，深深的酒窝，薄薄的嘴唇，他的眼停在那里不动了。她，她，她多么象我死去的姐姐啊！太象了，那说话的表情，眼神……

女兵见少年发呆，也惊得往后退了一步，从那倔犟的脸上认出了面前站的不正是自己的弟弟吗！……

两双眼睛，四颗充满着痛苦和欢快情感的泪珠滴落在对方的肩膀上。

哭吧！哭吧！历尽人间辛酸的姐弟。

诉吧、诉吧，地狱里的悲离合欢。

……………

一 鸿 台 庙 学 艺

他们的家住在离黄河一百多里的南部，一个边远的古老的小镇旁。双泊河绕过村头，静静地向东流着。她的吉祥的名字——龙弯，大概是前清时就叫下了的。到了一九四二年，也就是民国三十一年，这里仍然是贫穷、落后、愚昧。老财仍然残酷地压迫着农民。

在古老的渭川小镇上。

程老大拉着十来岁的儿子程晓灵，从当铺的高门台上一步一步挪了下来。这个刚过四十的汉子已是满脸的核桃纹，爬在眼角的“鸡爪”纹埋藏着他的苦苦难难。他握着手里刚当过的几块银元，这是妻子陪嫁的手镯、戒指、耳环换来的。他盘算了一下，这些钱仍还不上欠陈万有的债息。程老大回头看看衙门似的当铺，凄楚地摇了摇头。

不懂事的孩子并不知道父亲的忧愁。只是好奇地东瞅西看。这一街两行的生意买卖，对他来说是有吸引力的。什么说书卖唱的，卖膏药、吹糖人的，修锅、补碗的，尤其是那些扯着喉咙吆喝得叫你嘴里流涎水的卖小吃的。

“晓灵，给你买碗胡辣汤喝吧！”

“买两碗，咱一人一碗。”

“爹不饿，给你买碗就行啦！”

灵晓把嘴一撇：“你诓我，夜黑你只喝了点菜汤，菜窝头让俺姐和我吃了，你不喝，我也不喝。”程老大摸摸兜里的零钱，对孩子说：“你忘啦，爹不好喝胡辣汤，你喝吧！”说着，把钱递给卖胡辣汤的，晓灵信以为真地喝了起来。

程老大在街里转了两转，站在晓灵后边。晓灵舔净碗边上的粉条，咂咂嘴，站了起来，一转身见了爹爹，急忙问：

“你也吃过啦，吃的啥？香不香？”

“嗯，香，香。”说着还抹抹嘴，怕孩子不相信自己的话。

晓灵拉住爹爹的衣襟向回转，两眼只觉得不够用。有时撞在人家的怀里，撞在人家的担子上，还踩掉一个女光棍的鞋，招来一阵臭骂。程老大只是低着头，似乎周围的一切都非常冷漠。

来到城隍庙门口，这里是杂耍艺人聚集之地。有玩猴的，算命的，看相的，弄枪舞棒的，打鞭耍刀的，好不热闹。晓灵从小喜欢听侠义豪杰的故事。见了这种江湖场面，高兴极了，不自主地停住了脚步，看得入了神。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爹爹的衣襟。

在东厢大狮子跟前，一个黑大个双手叉腰，浑身肉疙瘩象爬在身上的大老鳖，双眉倒竖，通身上下毛茸茸的。一看就知道这是个武功了不得的人。身旁站了几位徒弟，也都是威武雄壮，盛气凌人。

大汉绕圆场一周，突然举起齐眉棍，腾空而起，卷起一阵旋风，引起了众人喝彩。他收住棍，双手一揖：“诸位，老弟献丑了，今儿个是拳打五路英雄，脚踢天下好汉。老弟以武会友。哪位好汉愿赏脸的陪小弟玩一阵。”说着抱拳向

周围的人问，“有没有人来试一试？”问了半天，没人敢搭茬儿。晓灵心里服气极了。他肯定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，武艺最高强，象“三国”中的张飞。可惜没有张飞的胡子多。正在得意之时，突然，一个年轻后生，“嗖”地跳进场子。后边忽拉围来十几个彪形大汉。后生把脸一沉：“哪里狂徒，敢在城隍庙前逞能。”说罢，顺手拿过一条齐眉棍。对方一见，也顺手抄起棍棒。两人拱拱手，交起战来。

两人战了二十回合，后生力怯，露了破绽，被黑大个打了一棍，全场发出一阵喝彩声，晓灵也惊讶地喊了起来。再战，后生就招架不住了。黑大个再有一棍就会伤害后生。这时，站在一旁看热闹的一个和尚，把禅杖轻轻一举，两条棍“嗖”地飞向空中。黑大个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激恼了，顺手抄起一杆枪，对着和尚说：“秃贼，如此无理！”

“壮士，比武不可暗藏害人之心，这是武德。”

“哼，不妨，您也比试比试。”

“确有此意，只是我想试一下壮士的力气。如力量够，再比不迟。”说罢，把禅杖往地上一扎，禅杖入地一半，和尚用手掌轻轻一拍，禅杖全部进入地皮，使四周观看的人大惊失色。晓灵把嘴张得大大的，舌头都吐了出来。

“壮士若能把它拔起，咱就比试一场。”

黑大个看和尚来头不小，不是一般佛门之辈，不敢轻看，认输又怕失了体统。他蹲下身子，抓住禅杖头，用尽平生力气往上猛地一拔，却纹丝不动。几个徒弟也不服气，也轮流去拔，无一人动得它。晓灵看得眼急了，也咬着牙上去拔了拔。和尚摸着晓灵的头，亲切地说：“好，有胆量，英才也。”说罢，双指夹住禅杖头，只一用劲，轻轻拔了出来。

他抖掉禅杖上泥土，慈祥地看看众人，笑着对黑大个和另外一个壮士说：“要懂人间事，须知天外天。”说罢扬长而去。

晓灵被和尚的功夫迷住了。他高兴得手里直痒痒，真厉害呀！他已忘记了爹爹，身不由己地跟在了和尚的后面，仔细看着和尚那些与凡人不一样的地方。

当程老大发现晓灵不在身边的时候，他在人群中喊呀，找呀，哪里还有晓灵的影子。

和尚出了西城门，晓灵尾追在后。走哇走哇，足足走了七、八里路，来到了离龙弯村只有三里多路的鸿台庙大门前。和尚正要走进山门，觉得后面好象有人跟踪，转身回头一瞧，是在城隍庙前力拔禅杖的小家伙，心里一下乐啦，伸手托住晓灵圆圆的脸问：

“哟，小老弟，你怎么也到这个地方来了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嘿嘿，我，我，嗯，想学，学，这个……”晓灵连手带脚比划起来，弄得和尚哈哈大笑。和尚细细盘问，觉得孩子聪明机灵，勇敢正直，在城隍庙前一场，他就有见爱之心，此刻孩子又亲随投师，他更是满心欢喜，进一步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俺叫程晓灵，外号机灵鬼，我爹程老大，种庄稼人。有姐，有妈。”

“嗯，是庄户人家，哪村的？”

晓灵顺手一指：“龙弯。”

“嗨，怪不得这么怪，龙弯出龙，你象一条小龙崽儿。好，我收下你这个龙徒。”

晓灵赶忙学着大人的模样，跪下一拜。和尚不尽欢喜，抬眼看看日头，天已近午，对晓灵说：“天不早啦，跟我去

吃些东西吧！”

晓灵这才猛然醒悟，想起爹爹一定在镇上着急地找自己，转身就跑。

“喂，晓灵，我等你——。”和尚望着这个机敏的孩子，高兴地笑了。从此晓灵风雨无阻，雷打不动地来庙学艺。

鸿台庙位于卧龙岭的顶端，这是卧龙岭一脉几十个庙宇中最大的一个。地有百亩，和尚百人。庙内供有玉皇大帝、南海观音等神佛。

这里岭势陡峭挺拔，峰岩奇特，满岭苍松翠柏，庙宇就隐身于树荫蔽日的绿树中，弯曲典雅的青石台阶，通向那高大的山门。树荫中影影绰绰露出飞檐红墙和塔顶。殿脊上青红黄绿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光芒。到了梅雨季

节，更是一番奇景，山、庙、亭、殿就笼罩在这混混沌沌的烟雾



之中，时隐时现，更增加了这庙宇的神秘色彩。

相传，卧龙岭是个藏龙卧凤之地。古时候，这个地方曾经出过状元、宰相之类的大官。近几十年又出了几个参议员、省议员、县太爷之类的小官，因此龙弯的传说就更离奇了。每当达官显贵得中，都要回乡夸官，光宗耀祖。慷慨者还要解囊修庙建寺。所以，寺、庙越来越多，规模越来越大。可是，自清末以来，因连年战火，毁的毁、破的破，庙里的香火也一天不如一天兴旺了。

与鸿台庙遥相对望的是龙弯。这个龙弯近几十年没养出龙子凤雏，倒是出了几个地主恶霸、土匪头子，渔肉乡里、欺压百姓。日本鬼子打来了，他们当汉奸搞维持，小日本投降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。

本村的穷哥们，受不了他们的欺压、残害，曾跟鸿台庙和尚一起举事造反。因人少势单，大部分被杀了头。留下的只好流落异乡、改名隐姓。村里人仍受老财欺压，只好忍气吞声。逢年过节，他们携家拉小拿上香纸供品，虔诚地跪在鸿台大殿里巨大的香炉前，向玉皇大帝祈祷求神灵的保佑。可是，幸运总是降不到他们头上，而灾难却一个接着一个。

龙弯处在两河相交的三岔口，村头是一片很大的苇林，苇林中有一个三角堂。

村子跨在岭脊上，村中尽是楼瓦雪片，多是老财富户，村边多是佃户长工的茅屋土房。

富户中陈万有的家产在附近方圆几十里中首屈一指，号称“首一户”。光地二百多顷，陈宅占了半个村庄。家有丫环、仆女、长工不计其数。陈家兄弟四人，老大陈东洋在一百多里外的火龙山煤窑当经理，据说赚了大钱，在省城银行存钱

几百万，在县行也存了不少。老二陈万熊在火龙山做生意，也有地百顷，手握巨资。老四陈万顺在老岗寨一带拉杆当土匪。人称陈家四虎。老三陈万有守着万贯家产也颇得意，光小老婆就有六七个，仆女、丫环中被他玩弄过的就不知多少了，是有名的老“色狼”。他和儿子争花夺柳的丑事，早已劣名乡里。不少佃户曾多次想除掉这一恶霸，怎奈他有乡丁百人，保镖不离左右，难以下手。住在村西头的程老大，就是早怀有此心的人。他为人仗义耿直，不畏强暴。与陈家是世仇。父亲因仗义抱打不平被陈家太爷黑枪打死。家有一男一女，女的正值二八交春，似出水荷花，男孩聪明伶俐，年方十三。一家靠租老财陈万有的地种为生。到了一九四三年，河南一带连年受灾之后，欠陈家地租年积月累，总也还不清。陈万有给程老大挑明，只要女儿晓岚送去作小，所有欠债一笔勾销。程老大怎能受此侮辱，宁愿全家一死，也决不送女儿进火坑。

弯弯曲曲的清水河，绕过村庄，穿过卧龙岭向东流去。岸上两排垂柳轻轻抚摸着水中波纹。芦花吐出的花絮已飞荡到河面上。雪球似的白鹅傲慢地伸着脖子，在岸上散步。水中的鱼儿不时露出水面。顺小河再往下转弯处，河水湍急，水在那里打了一个很大的漩涡，村里人称它为潭窝。据传，那里的水很深很深，水下有个大鳖，能呼风唤雨，已修炼成精。每年都有一两人死在里面。陈万有的二儿子就是在这里淹死的。有人说这是报应，陈万有对人说是有人使黑心。不久，程老大的父亲被人无缘无故地打死在草丛里。这几起人命案成了无头奇案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可人们都清楚谁是好赖人。

时间到了一九四五年，是晓灵学艺的第三年夏天。

岸边跑来几个少年，为首的是程老大的儿子程晓灵。穿着短裤，浑身圆滚滚的，象泥鳅一样油黑发亮。他来了一个青蛙跳坑，“吱溜”扎进水中。不一会，抓着一条半尺长的鱼浮出水面，一面踩着水一面高兴地喊：“二混头、二混头。”说着来到河边沙滩上的树荫下，往沙土上一躺，仰面朝天。这时，飞来一个圆东西打在他的胳膊上。他拿起一看，是一颗红枣，一咬，甜不溜溜的酸，晓灵一咂嘴，眼一斜，看见了离岸不远的小枣林，一排排枣树象压弯了腰的小老头，负着沉重的担子一样站在那里。枣枝伸到河面上，红玛瑙般的枣枝被压得低垂下来。晓灵一挥手，众伙伴悄悄顺水而上，来在枣树下。因岸陡墙高，谁也爬不上去。晓灵顺手拾起一块石头猛的一投，树离水面太高，只投掉两个。众伙伴抢呀，抢呀，抢不到手。晓灵用眼在墙外搜寻一阵，猫着腰来到一片水草中，一侧身从水面不远的草丛边的下水道爬了进去。“嗖嗖”几下攀上了树顶。背上划了几条血口子，肚皮也擦了好几道。他先摘了一个填在嘴里，然后一个一个往下扔。下边嫌他速度太慢，急得伙伴们嗷嗷叫，晓灵干脆抱住树，“哗哗”摇了起来。枣子雨点似地落到河面上，小伙伴们抢呀，叫呀，跳呀！这声音惊动了坐在园子那头做鞋底的陈寡妇，两只小脚一蹦一拐扭了过来，边走边骂了起来：“喂，那是谁家的畚种呀，你们不要脸的，偷吃俺的枣，叫你们舌头上长疔疮。”骂着拣起一根竹竿跑了过来。晓灵想下已来不及了。他知道陈婆眼不济事，往密叶下一藏不动了。陈婆对着河中的孩子们骂开了。晓灵心里很害怕，因为这婆娘虽然四十多岁了，

早年守寡，整日抹油搽粉，和陈万有勾搭上了，庄稼人都不愿搭理她，好鞋不踩她那臭狗屎。她成了村里有名的惹不起。晓灵想，这次要是让爹知道了，少不了要挨爹两巴掌。

陈婆撕开嘴骂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，使孩子们发出阵阵哄笑。她更加气恼，拾起砖头就往河里砸。河中的伙伴们只是躲闪，不愿离开，眼睛一个劲地往树上瞅，陈婆犯了猜疑，回头往树上一瞧，发现了晓灵。她狠劲把一块砖头扔向晓灵，晓灵顺手接住。一块，又一块……“程老大家那孩就不是好种，土匪一样，可把我老娘气死了。”说着从地上又拣起一根长竹竿，猛向晓灵捅去。晓灵一见不妙，纵身一跳，窜入水中，跟伙伴们一起逃走了。

正在村头洗衣服的晓岚，听到陈寡妇骂街，生怕弟弟惹事，赶忙扯起喉咙喊：“灵儿——灵儿——你在哪？”

晓灵急忙从芦苇中钻了出来，说：“姐，我在这，喊我吗？”

“你又淘气，爹给你咋说的，你咋恁不听话哩！以后……”

“好姐姐，我错啦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，你别给爹说，他要打我的。”

晓岚见弟弟怕了，放下脸：“把衣脱下，恁大啦，穿成卖油馍的也不知道洗。把这两件搭上，往后再不敢惹事了，爹妈多为你操心啊！”

晓灵脱下衣服，猛然想起了什么，把嘴对着姐姐的耳朵：“姐姐，时辰到了。”

“什么时辰到了？”晓岚不解地问。

“上那！”晓灵指指鸿台庙。

“你还去呀，爹说学点武功，可是闯祸根啊！”

“我得去，三年苦功，就剩最后一天，师父说要传给我绝招哩！那能不去？”

“哎，你早去早回，我洗完衣服等你。”

“嗯。”晓灵说完转身就跑，“姐姐，你可等我啊！”

“我等你。”晓灵在全家人眼中是个宝贝。在晓岚眼里更是宝贝。虽然她只比弟弟大三岁，可是一切都让着他，任着他。逢年过节，姐姐总是把自己分得的一份好东西再分给弟弟半份。

晓灵一溜小跑，一口气跑到鸿台庙山门前，穿过大石牌坊，摸了摸被人用手磨光了的石狮子脖颈上的铃铛，开始爬那一百零六台的青石阶。这台阶用青石、白玉砌成，上面雕刻有龙凤，怪兽异鸟。可惜有的已被香客、游人踩得模模糊糊，面目皆非了。有的石阶已被踩成了半圆坑。晓灵仰着头望望高大的山门，有泰山压顶之势，山门内吹出的阴风呼呼呼，冷嗖嗖，发出阴森的回声。山门上长着一棵几抱粗的老柏树，树根象巨掌似的抓住山门城墙，树干悬空前伸，象老翁在练鹰爪功。树干苍老奇特，枝叶茂密葱笼，好象黄罗华盖，又似层层云峰。这棵树有多大年岁，连老老爷都记不清。据说这树还有一段传奇呢。好人和没办过缺德事的人上去了，能顺顺当当的下来。办过坏事的人呀，上到这棵树上就下不来了。是真是假谁也没试过。大概人们心中或多或少地都有点亏心事吧，谁也不愿让神灵在自己身上应验。可是，晓灵不管这些，他上过几次，而且还掏过两次鸟蛋呢！晓灵登上山门最后一个台阶，往北一拐，进入前殿。殿内的神像龇牙咧嘴，什么四大天王、八大金刚，胆小的人看也不敢看，而晓灵竟敢爬